

从构式的模板套用到“可伸缩构式”的形成^{*}

——转喻视角下汉语词汇离散现象的重新解析

孙傲 袁毓林

提要 本文首先对前人关于离合词的有关研究进行评述,并尝试回答叶狂、潘海华(2018)对离合词“转喻说”的质疑。然后立足于真实文本语料,沿用“形式转喻”来解释词语的离散用法,用“可伸缩构式”这个动态性概念,说明语言构式在交际使用中有规律的变异形式及其表达功能;并使用“构式套用”来解释“类离合词”和词语的临时性离散用法的生成机制。这种解释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离合词及离散用法不断扩展的现象,也能够进一步解释非双音词离散、黏着语素独立使用等现象。

关键词 离合词 词汇离散现象 形式转喻 可伸缩构式 构式套用

From the Templat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s to the Formation of Telescopic Constructions: A Reanalysis of Lexical Separ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a Metonymic Perspective

SUN Ao and YUAN Yulin

Abstract There are divers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generation of separable words' discrete form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on separable words and attempts to address Ye and Pan's (2018) critiques of explaining separable words using "metonymy hypothesis". The phenomenon of separable words in Chinese is diverse, not limited to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 but also encompassing resultative and subject-predicate separable words. Moreover, there are cases where non-separable words temporarily exhibit a discrete usage. Based on the attested textual corpora, this paper adopts the notion of "formal metonymy" to explain the discrete usage of word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accounts for the generation of discrete forms in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 which has been the primary focus of previous studies, but also extends its explanatory power to separable words with other structural patterns and to temporary separation phenomena in non-separable words. The paper, grounded in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among constructions, construct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using the dynamic concept of

* 本研究得到澳门大学讲座教授启动研究基金(SRG2022-00011-FAH)和研究与发展基金(CPG2025-00008-FAH)的支持,还承蒙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给出的实质性改进意见,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任何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telescopic construction , and demonstrates that systematic variation forms exist in communication. Additionally , it employs the notion of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to elucidat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word separation forms. In language use , employing different micro-constructions of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to express event information is a common strategy in Chinese. When we use verb-object separable words to express grammatical meanings such as “action , behavior-object , result” , we engage in a formal metonymic operation , putting the two components into a word pattern after various micro-constructions of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 thereby separating them and operating separable words according to the telescopic construction of the verb-object structure. As the use of separable forms continues to spread , not only can separable words with non-verb-object internal structures adopt the same separation method , but words that are typically used as non-separable ones in daily contexts may also utilize the “form-meaning” pairing in various variant forms of the verb-object construction to generate discrete forms , achieving constructional accommodation. This explanatory model can partially elucidate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separable words and their discrete usage. Moreover , it provides further insights into the separation of non-disyllabic words and the independent use of bound morphemes. This paper integrates constructions of different hierarchical levels into a unified telescopic construction , thereby enhancing the interrelatedness among constructions. The metony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hrases and compound words further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of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to the generation of lexical separation forms.

Keywords separable word , lexical separation , formal metonymy , telescopic construction , 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1. 引言

汉语中的“离合词”因其句法表现和语义解释的特殊性而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说这一类词特殊，是因为它们在语言使用中常常以离散的形式出现，这似乎不符合“词”的概念，违反了词的完整性假说(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离合词也不同于短语，因为它们虽然可以分开使用，在形式上分离，但是其结构和语义都具有较强的粘合性，其内部往往包含黏着语素。例如“洗澡”中的“澡”，并不是一个词，不能单说或者单用。但是当我们对动词指称的活动进行修饰时，有时需要将动词进行拆解，在其中插入修饰成分，这就破坏了词的“完整性”。赵元任(1979)、郭锐(1996)等着眼于离合词结构的黏着性及其语义的整体性，认为离合词本质上是词。王力(1944)、吕叔湘(1979)等则强调离合词中可以插入其他成分，从语法的角度看作短语更为合适。陆志韦等(1957)、朱德熙(1982)等倾向于视不同情况对离合词的不同形式作具体的判定：合用状态下应该视为词，离散使用的情况则视为短语。

事实上，对离合词性质的判定取决于我们对离散形式生成方式的认识。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与视角出发，阐释离散形式的生成过程。下文将首先对前人研究中的有关方案进行评述，并尝试回答叶狂、潘海华(2018)对离合词“转喻说”的质疑。立足于语言材料，在肯定形式转喻对于解释离合词的离

散用法的可行性前提下,进一步引入“可伸缩构式”(telescopic constructions)的观念,具体说明语言构式在交际使用中有规律的变异形式及其表达功能。

2. 简要的研究回顾

2.1 对相关研究的评述

潘海华、叶狂(2015)与叶狂、潘海华(2018)认为离合词没有分离过,离散只是假象。他们将汉语中的离合词同英语中的同源宾语结构作了比较,认为离散用法的生成经历了复制移位、名词化、PF层互补删略等步骤。在这种生成方式下,离散形式并没有违背词的完整性。郭锐(2017)同样采用同形删略的手段解释汉语中离合词及不完整词的生成过程。与潘海华、叶狂(2015)不同的是,他认为离合词是由非名动词采取隐性轻动词结构形成的。王世龙(2020)同样反对潘海华、叶狂(2015)的操作,认为同源复制增加了句法运算的负担,词性的转化也缺乏相应的理据。他立足动宾结构的离合词,认为它们是一种独立的结构,同许多合成语(synthetic language)中的名词融合现象类似。庞加光(2020)则基于视窗(window)概念,认为离合词合用与离用的区别在于对词窗中的成分采用了不同的提取策略。温锁林(2022)从信息安排的角度说明离合词离散使用的动因,认为离散现象的出现是基于语用的事件化操作,只是一种类似屈折变化的用法变异。

这些研究尝试用不同的理论模式说明离合词离散用法的生成规律,但是在理论建构和对非典型成员的处理上存在不足。在理论建构方面,潘海华、叶狂(2015)与叶狂、潘海华(2018)引入英语中同源宾语结构形成的基础结构“我帮忙了帮忙”是一种理论虚构,缺乏语言事实的支撑(袁毓林 2018)。这一假设的基础结构同英语的同源宾语句也并不一致。英语同源宾语句的宾语必须要提供新信息。例如, live an * (uneventful) life、smile a * (happy) smile(朱佳蕾、刘凤樾 2020: 328)。“我帮忙了帮忙”并不符合英语同源宾语句的语义表达特点和句法构造理据。

我们认为,下面要介绍的核心原则也难以为互补删略操作提供支持。Packard(2000: 39, 66)根据Huang(1998)对双音节词内语素性质的考察提出核心原则:(双音节)名词的右侧是名词性成分,(双音节)动词的左侧是动词性成分。他据此认为“动词的典型核心在左,名词的典型核心在右”。汉语双音节复合词的这项特征让说话人的大脑中形成双音节词的完形(gestalt)。所以,在离散使用左侧语素不是动语素的名词或者无核心(headless)词时,会通过重新分析,将双音节词的左侧语素重新分析为动词性成分。

- (1) a. 大便 → 大完便
- b. 幽默 → 幽了他一默

因此，核心原则实际上只是反映了说话人脑中词汇完形的知识(Packard 2000: 194)，并不能作为句法层面对离合词进行删略、突出所谓复合词核心的理据。删略后的成分既不一定同双音词的形式类保持一致，也不一定是词汇的语义核心。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典型离合词的离散用法的生成，难以扩展到非典型成员上。叶狂、潘海华(2018) 提到，及物动词的离合是偶然现象、可接受度低。温锁林(2022) 也提到，及物动词容纳事件化成分的能力最强，因此无须作拆分处置。但是，根据黄晓琴(2003) 的研究，汉语中的“担心、放心、罚款、投资”等及物动词都存在离散用法。当然，不同动词在离合程度上存在差别：最小程度的只允许中间插入时体助词；最大程度的，接近于粘合式述宾短语。另一方面，汉语中也存在大量非动宾式离合词，如“谈判、申请、八卦、幽默”等。同源宾语说也难以解释这类现象。

袁毓林(2018: 597) 在质疑同源宾语结构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离合词是喻体、粘合式述宾短语是本体，替代粘合式述宾短语的离合词是基础形式，经过各种扩展和易位形成的离合结构是推导形式”。他认为离合词的基础结构具有述宾结构的“词结”性质，离合词的“合”源于有关“动作、行为-对象、结果”等概念的惯用化，及相应的表示这一概念的述宾结构的定型化。“离”则通过形式转喻表达本该由述宾短语表示的语义信息。这同传统的“离合词扩展前是词，扩展后是短语”这一认识较为一致，并且还给离合词“离散”使用的方法与原理提供了一个解释。庞加光、张韧(2022) 采用认知语言学的基线/阐释模型(baseline/elaboration model) 分析离合词现象，认为离合词离析使用的实质是离析构式对作为基线的离合词的阐释操作，将离合词内的成分跟不同性质的修饰语进行“成分联结”(partial connection)。在这一过程中，离合词内的两个成分及其概念关系不会发生变化。我们认为，这种操作同样适用于粘合式短语，离合词同对应粘合式短语之间的转喻关系依然存在。上述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只是后一模型更好地说明了在离合词离析使用时，语音的非连续性不会影响我们提取离合词的成分和对离合词整体的事件义进行加工。

2.2 回应叶狂、潘海华(2018) 对“转喻说”的质疑

叶狂、潘海华(2018: 609) 对形式转喻提出了三方面的质疑。

其一是转喻说难以解释及物动词与近义不及物动词之间存在的句法对立。

例如：

(2) a. 我喜欢学很多东西，为了帮助自己，常常一头栽进去所学。

b. * 帮自己的助。

(3) a. 于是他找我帮他的忙，在雨地里挖掘。

b. * 帮忙他。

换言之，形式转喻如何在避免过度生成的前提下覆盖所有的离散形式，这一点实际上同离合词的扩展息息相关，我们将在第3节详细讨论。其实，动宾式不及物动词也不一定都能够离散使用，例如：

(4) a. 帮困：* 帮了三天困、* 帮他的困

b. 帮腔：帮了一会儿腔、* 帮他的腔、给他帮腔

c. 帮凶：[?]帮了一会儿凶、* 帮他的凶

这说明离散用法是半能产的，具有不完全类推的特征，特别是对于个别的词项，在离合上的表现也可能是具有特异性的(idiosyncratic)。

其二是离合词与粘合式述宾结构中的述语和宾语在依赖性上存在差异。但是，叶狂、潘海华(2018: 609)举出的语料似乎和提出的观点并没有实质的联系。请看：

(5) a. 你示你的威。

b. * 你展示你的威。

(6) 吃饭、卖饭、烧饭

他们借上述例子说明离合词离析后宾语的独立性差，如果落单，句子就不能说。而粘合式述宾短语则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宾语本身就要对支配它的动词作出选择。这种动宾之间的选择限制会受到语义、韵律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更换成含义不同或者音节数量不匹配的动词，(6)同样会变得不合法。例如：

(7) * 食用饭、* 烹饪饭、* 示饭、* 办饭

这只能说明离合词离散出的“名词”相较于粘合式述宾结构中的名词，受到的搭配限制更多，搭配的模式相对有限。但是，这与离合词离散用法的生成过程没有联系。况且在语法转喻的视角下，离合词“合”的时候是词，“离”的时候以动宾短语的结构身份来表达某种语法意义，造成相关话语形式与意义的脱节，并不是说其中的成分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自由使用。因此离合词成分之间的依赖程度自然同粘合式述宾结构存在差异。

其三，叶狂、潘海华(2018)指出，“转喻说”不能用来直接说明在离合词结构中存在的形义错配关系，需要另外的机制进行解释。但是，同源宾语说在解决“帮你的忙”和“你示你的威”分别作受事和施事两种定语的离析用法时，也要利用两种底层形式进行生成。这种形义错配实际上同两种解释模式无关，而是因为“你的”在指代上存在歧义。比如，我们考察下面一段对话：情景是A需要B来帮忙，但是B正在给别人帮忙。

(8) A: 能不能来帮一下我的忙？

B: 我帮完他再来帮你的忙。

A: 那你帮你的忙,不用管我。(那你帮他的忙,不用管我。)

其中“那你帮你的忙”同“你示你的威”一致,作定语的“你”都是离合词的领属者。而B所说的“帮你的忙”中,作定语的“你”则是离合词的对象或受事。对于同源宾语说而言,使用哪种底层结构生成这两个句子,也需要在判定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后作出选择,并不能直接从形式上说明二者的差别。

综上所述,叶狂、潘海华(2018)对转喻说的质疑只有如何在避免过度生成的前提下覆盖所有的离合形式。这一点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实际上,离合词不仅限于动宾式,离合现象也不是静态的。下面,我们将通过词语离散使用的语言事实,说明转喻假说在解释离合词的这一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说服力。

3. 语法转喻与词语的离散用法

3.1 离合词同粘合式短语的转喻关系

庞加光、张韧(2022: 74-75)提到“对汉语而言,它的词法和句法原本就是相容的,这和英语等其他语言不同。这也意味着动宾构式既可以用于动宾式离合词,也可以用于动宾短语。动补构式等其他构式也是如此。实际上,正是汉语语言的这一特点使离合词的离析使用成为可能。”袁毓林(2018: 591)的形式转喻说基于与此相似的理念,将离合词、离散用法以及对应的粘合式述宾短语结合起来:从表面上看,汉语离合词的扩展和易位,是复合词借用动宾短语的有关句法行为来表达这些行为所含有的语法意义;但是,从认知转喻理论的视角看,反倒是动宾短语(本体)借用复合词(喻体)来实施表达某种语法意义的句法行为,从而造成相关话语的形式与意义的脱节。

汉语中的离合词也不是只有动宾式一类。吕文华(1999)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将汉语中的短语词分为动宾式、动趋式和动结式三种。段业辉(1994)根据词的内部结构将离合词分为动宾式、联合式和偏正式三种。余维钦、戴为华(1996)将离合词进一步分为动宾、动补、主谓、联合以及偏正五种类型。这些分类主要立足于离合词内部两个成分之间的句法结构关系。如果从离合词离散使用情况进行分类,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动宾式、述补式(如“记得、证明”)和主谓式(如“手软、脸红”)。过往分类中的联合式,在离散使用时同动宾式及述补式表现一致^①,比如“发达 vs 发了达、达到 vs 达得到/达不到”。而偏正式则和动宾式一致,如“秃头 vs 秃了头”。

朱德熙(1982)区分了述补结构和述补式复合词,指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述补结构可以通过“得、不”扩展,而述补式复合词不能。前者如“长大 vs 长

^① 段业辉(1994: 113)指出,联合型离合词中也有部分可以离散成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四字格,例如“胸中酝酿了几个回合,不敢付诸实施,李笨果有情无绪摘起菜来。”离散使用后依然是联合式。

得大/长不大”，后者如“改良 vs* 改得良/* 改不良”。但是随着词汇离散用法现象的扩大，一些述补式复合词也出现了离散用法。比如，“记得、证明”等，均被《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②作为词收录。它们可以插入“得/不”进行有限扩展，甚至部分复合词能够进一步插入副词。从形式转喻的角度看，这些离散形式是通过借用复合词作为粘合式述补短语，再进行扩展而形成的。“形式转喻”同样可以统摄述补式复合词与粘合式短语之间相似的扩展和易位关系。主谓式离合词的数量较少，词内的谓词性语素往往是形容词性质的，比如“脸红、嘴硬、手软”等。其离散形式也同形容词作谓语的主谓结构一致，表现为在谓词前可以插入副词，比如“脸红 vs 脸不红、嘴硬 vs 嘴特别硬”^③。

综上所述，形式转喻注意到离合词与对应的短语结构在扩展、易位等变化上的一致性，对不同类型的离合词及它们对应的离散用法都具有相应的解释力；也适用于解释不同类型的离散现象，较同源宾语说适应性更强。

3.2 类离合词与临时性离散用法

对于类离合词与临时性离散用法，形式转喻说同样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词语的离散现象是动态变化的，在语言使用中不断涌现出新的词汇离散使用的情况(曹保平、冯桂华 2003; 高月丽 2006)。庄晓彤(2020: 51)系统考察了现代汉语中的类离合词，发现这些类离合词在词性、构词法上较传统的离合词更为丰富，但是能够离散的形式比较有限。在实际的语言材料中，这些类离合词主要出现在“对用”的环境中，是受到动宾结构或者离合词的影响而产生的分离用法。例如：

- (9) a. 我兼职打工，发过传单，上门推过销，摆过地摊，也开过淘宝店。
b. 没人在乎过这些扛过枪、支过援、抗过洪、救过灾的退伍军人呢。

其中，动宾式离合词范围最广，影响到了并列、状中、联动、定中等结构的词语(方绪军 2020)。例如上文中的述补式复合词“改良”，不能以述补形式离散成“* 改得良/* 改不良”，但是也能够以动宾式进行离散。例如：

- (10) 摆设也改了良，粗劣的西洋磁器、玻璃杯，搪瓷痰盂等代替了中国的胆瓶果盘等。(老舍《三兄弟》)

除此之外，联绵词“滑稽、慷慨、幽默”以及缩略式“双规”等，都可以仿动宾结构分离使用。这些词中的一部分经过反复、广泛的使用，同一般的动宾分离形式没有差异。比如“洗澡、睡觉、鞠躬、登记”等，分离使用的情况已经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 “脸不红”是歧义结构，一种是真正的短语结构“脸不红”；一种表示“不害臊”，是表示“害臊”的离合词“脸红”的离散用法。

十分自由。也有部分双音词仿动宾分离使用时，能够变换的形式非常有限且相对固定，如“滑天下之大稽、幽他一默”等。相当多的仿动宾分离形式都是依赖语境出现的，比如在对举使用的上下文中，非离合词受到一般动宾分离形式的句法启动出现了离散用法（如（9））。这些离散现象往往是临时的、因人而异的，都反映了汉语中离合词或者词语语离析用法的动态性与变化性。

因此，如果我们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非典型离合词、类离合词及临时性离散用法时，会发现“同源宾语说”能够解释的语言现象非常有限，仅适用于符合核心原则的动宾式离合词。同时，许多动宾形式的双音节复合词实际上并不能产生离合用法，如“致力、知趣”等。究竟哪些词能够搭配同源宾语，还需要通过考察进行列举性说明。可见，同源宾语说并没有减少相应的描写工作。

而形式转喻说立足于词语与对应的短语结构在离散变化中的相似性，认为离合词与对应结构的短语形成转喻关系。这不仅能够解释不同类型的离合现象，还能解释新出现的、临时的离散用法：这些词语都成为了述宾结构的转喻借用的资源，成为了离合词离散用法的类推用法。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暂时忽略了这种双音词的内部构造，把它们当作“动宾”离合词来使用。通过对它们进行扩展和易位表达本该由短语表示的“动作、行为-对象、结果”等意义。形式转喻能够以同样的理论框架覆盖不同类型的离合词、类离合词及临时的离散现象，更有利于我们描述词语离散使用的规律，让汉语学习者能够更好、更准确地了解语言的“形式-意义”配对。

当然，对于离散现象内部的差异性，还需要我们基于统计与分析进行描述。黄晓琴（2003），任海波、王刚（2005）以及王海峰（2008）等都对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或类离合词的离散形式进行了描写。但是，这些描写工作主要是基于列举和统计，共性的规律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形式转喻自上而下地解释离合词“形式-意义”的配对关系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基于语言事实，考察离散形式出现的具体情况，寻找典型的离散格式与共性规律。

4. 可伸缩构式与词语离散形式的生成

4.1 作为可伸缩构式的“动宾构式”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构式间的相关关系和层级关系。施春宏（2019: 23）将“具有相同底层语义结构（论元结构）关系而表层配位方式不同的句式所构成的系统”称为“句式群”，并基于“句式群”中成员的比较，分析特定构式所具有的特点。Traugott（2007）提出了构式的四分层级。包括：1）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图式性的宏观构式；2）关联度高，在句法语义上相似的次类，即中观构式；3）表示具体构式类别的微观构式；4）具体的语言实例，即构例（construct）。这样的层次划分将结构相似、用法相关的构式关联起来，从中寻

找图式性构式的原型构式，进一步说明构式的核心特征以及“边缘构例”和“变异构例”表现出的偏离，为构式的历时发展研究提供线索。

但是，以往有关构式层级的研究主要涉及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特殊性的语言构式，对于汉语中常见的“主谓构式、动宾构式”等则缺乏关注。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往往难以概括这类常见结构的意义(邓云华、石毓智 2007)。王黎(2005)认为，任何语言中的句子结构都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符合人类一般的语言规律，一类不符合。而“主-动-宾”句式就属于前者，其构式义就是“表示事件”。这一结构在我们的语言中使用频率极高。袁毓林(2018: 596)提到，粘合式述宾结构在汉语使用者的心目中是一种预制构件式的语言形式“人们已经把它们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或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CM)来使用和记忆。”因此，在语言使用中，述语和宾语既可以“拼接结合”，形成粘合式结构；也可以“遥相呼应”，插入若干修饰性成分，表达相应的“时间、状态、结果”等信息。这导致在粘合式述宾结构的具体构例中，成分的数量、成分间的关系以及核心成分的位置都是不确定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在阅读中提取述语和宾语、理解句子含义。我们认为，这正是这类基础构式的特征所在。

因此，构式间除了上文提到的相似关系与历时演变关系外，还存在着像“动宾构式”这样由“基本成分构成的基本形式”与“通过易位变换、插入其他成分来满足特定表达需求的变异形式”之间的关系。出于表达需要，变异形式中可以插入的成分数量是不固定的，导致构式的长度是不固定的。我们将这类构式称作“可伸缩构式”。如图 1 所示，以汉语中的“动宾构式”为例，我们同样可以利用 Traugott(2007) 的构式层级来进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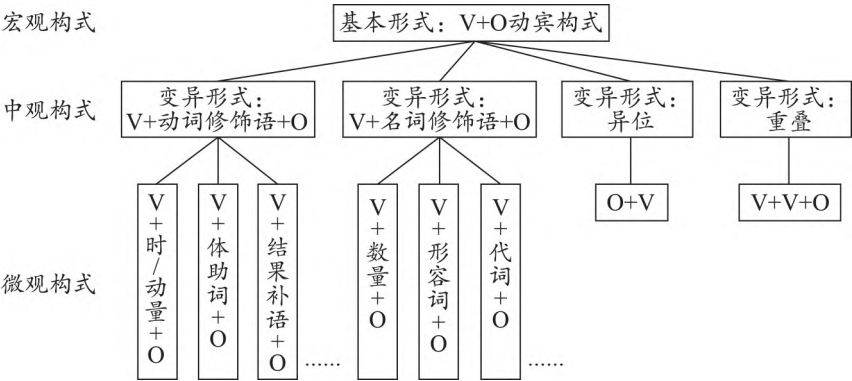


图 1 汉语动宾构式的层级

不同微观构式在表义的侧重点上存在差异。而“动宾构式”这类“可伸缩构式”不仅可以由单一的微观构式形成具体构例，还可以将多种微观构式嵌套使用，同时表达相应的“时间、状态、结果”等信息。这使得基础形式为

“V+O”的动宾构式形成了长度不一的具体构例。这些单独的或是通过嵌套形成的变异形式共同构成了“动宾构式”这一“可伸缩构式”。

4.2 词语离散形式的生成

庞加光、张韧(2022)利用基线/阐释模型解释汉语中离合词的离散现象,他们将涉及不同离析形式的句法成分或结构称为“离析构式”,包括时体、补语、修饰以及话题相关的语法构式,如“V过、热腾腾的N”等。在离散现象的生成过程中,“离析构式”对离合词进行加工,生成离合词的扩展形式。但是正如邓云华、石毓智(2007)所言,种类繁多的“离析构式”导致句子分析十分繁琐。

我们利用构式层级的思想,将动宾结构看作由不同层级构成的、能够嵌套使用的“可伸缩构式”,使动宾构式种类繁多的具体变化形式关联起来。在汉语中,利用动宾构式的不同微观构式表达事件信息,是十分常见的手段。当我们想要利用离合词表达“动作、行为-对象、结果”等语法意义时,就会通过形式上的转喻操作,让词项中的两个成分效仿动宾构式的各种微观构式进行分离,将离合词仿照动宾构式这一“可伸缩构式”进行操作。随着词语离散用法的扩散,“滑稽、改良、大便”等复合词,以及受到语境影响、日常使用中并不离散使用的词语也可以利用动宾构式不同变异形式中“形式-意义”的配对关系,生成合法的离散形式。这种操作过程可以称为“构式套用”(construction application)。

2.2节提到,叶狂、潘海华(2018)质疑转喻说难以解释双音节及物动词与近义不及物动词在句法上的最小对立。他们认为,如果转喻说是正确的,那么“做客、漫步”等都应该能够形成离散形式才行。为此我们考察了语料库,结果发现“做客、漫步”等都确实有离散使用的情况。例如:

(11)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拿着行李准备到中部阿姨家做一个礼拜的客。(孟华《爱情宾馆》)

(12) 我们父子俩在铺满花瓣的梨树林里漫着步,夜风使我清醒了许多……(《文汇报》2001年9月18日)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些用法是非典型、不规范的。但是,这些语料的出现恰恰说明词汇的离散用法处在不断变动和发展之中。在(11)中,“做客”套用了“V+时量+O”的微观构式,表达动作的持续时间; (12)中的“漫步”则套用“V+体助词+O”的微观构式,说明动作所处的时体状态。

王力(1980)、董秀芳(2002)等的研究都表明,汉语的构词法遵循着单音词到复音词的发展规律,存在着由短语或句法成分向词发展、凝固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趋势。但是,双音词离散用法的不断扩散形成了一条逆词汇化的发展

道路。“惭愧、搭讪”等紧密程度极高的复合词都产生了离散用法。这一现象也影响到了汉语中凝练程度较高的成语。例如:

(13) 姐姐居然理屈而词不穷,妹妹却理直而气不壮。(庄晓彤 2020: 58)

其中,“理屈、词穷”与“理直、气壮”间的“而”是对并列结构中关联词的套用。“词不穷、气不壮”则是套用主谓结构中状语对谓词的修饰关系。

再如,英文单词 OK,整体表示“好的”的含义,单纯的 O 和 K 只标写音位,没有任何的语义内涵。但是,在汉语的借用中,也生成了“O 不 OK、O 了个 K”等形式。其中“O 了个 K”同时嵌套使用了“V+体助词+O”及“V+量词+O”两个微观构式。这说明短语对词汇的转喻现象不仅在汉语双音词中广泛出现,还进一步影响了外来词的使用。这些现象都是同源宾语说难以解释的。

随着粘合短语的离散用法模式被高频套用,甚至一些双音词中的黏着语素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句法成分,不依附于词的形式出现。例如:

(14) a. 你把我的觉都给吓跑了。

b. 他这个人谱也太大了。

语言运用中的“觉”本来是一个黏着语素,只能依附其他成分组合成词,如“睡觉、午觉”等。但是随着构式套用高频出现,在人们的认知心理中,“觉”已经渐渐等同于粘合式动宾结构中的宾语成分,逐渐以独立的句法成分形式获得了独立的语义内容。因此,“觉”在口语表达中可以独立出来,单独成为句法成分。这时候“觉”的含义已经不是“睡觉”了,不能说看作形式的缩略。“摆谱”中的“谱”也一样——尽管它们能够独立出现的环境确实非常有限。可见,形式转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离合词及离散用法不断扩展的现象,还能够进一步解释非双音词离散、黏着语素独立使用等现象。

5. 结语: 如何更好地描述离合词

本文以动宾构式为例,将不同层级的构式整合为统一的“可伸缩构式”,加强了构式之间的关联性。粘合式短语同复合词之间的转喻关系则进一步将句法构式应用到词汇的离散形式的生成中。这种分析方式看到了句法和词法的关联性,将不同但相关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双音词离散用法的生成不是对某一具体“离析构式”模板的套用,而是基于粘合式短语离散与词语离散的相关性,对“可伸缩构式”整体的“构式套用”。

神经生理学研究发现,离合词的激活模式可能同复合词及粘合式动宾短语存在差异(张珊珊、江火 2010; 顾介鑫等 2011, 2018)。不过,目前的实验研究仅基于词汇的独立加工,离合词与复合词、粘合式短语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区别与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实验研究来揭示。另一方面,不论同源宾语说还是形式转喻,实际上都是自上而下的理论解释方案。离合词与离散现象内部实

际上是存在诸多差异的,要想透彻地了解其实际面貌,还有赖于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调查和自下而上的描写与归类。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 曹保平、冯桂华,2003,“离合词”的构成及离合规律 [Forming-type of separable word and its separating rule]。《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95-97页。
- 邓云华、石毓智,2007,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 [Advances and limitation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外语教学与研究》第5期,323-330页。
- 董秀芳,2002,《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Lexicalizati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 段业辉,1994,论离合词 [On separable words]。《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112-115页。
- 方绪军,2020,从构式化角度看双音词仿VO分离使用现象 [Ionization of pseudo-VO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104-113页。
- 高月丽,2006,述宾式复合词变异用法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variation of compound verbs in Chinese language]。《唐都学刊》第6期,154-156页。
- 顾介鑫等,2011,基于粘着性的离合词表征研究——神经电生理学实验佐证 [A study of adhesion-based characterization of separable word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neuro-electrophysiology]。《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10期,115-120页。
- 顾介鑫等,2018,离合词的音系特征及其神经基础研究 [A study on phonological character of split words and its neural basis]。《语言研究》第1期,63-73页。
- 郭锐,1996,汉语语法单位及其相互关系 [Chinese grammatical uni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汉语学习》第1期,8-14页。
- 郭锐,2017,同形删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形成机制——兼论准定语的形成机制 [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separable words and incompleted words: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formation of pseudo-attributives]。《语言科学》第3期,225-249页。
- 黄晓琴,2003,离合字组的语义研究 [A semantic study of separable character-group]。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陆志韦等,1957,《汉语的构词法》[*The Chinese Word Formation*]。北京:科学出版社。
- 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Issues on Chinese Grammatical Analyses*]。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吕文华,1999,短语词的划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phrasal word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130-135页。
- 潘海华、叶狂,2015,离合词和同源宾语结构 [Separable words and cognate objects in Mandarin Chinese]。《当代语言学》第3期,304-319页。
- 庞加光,2020,论汉语语法的动态属性——以离合词和伪定语句为例 [On the dynamicity of Chinese grammar: With splittable compounds and fake attributive construction as examples]。《外国语》第3期,25-34页。
- 庞加光、张韧,2022,基线/阐释模型下的汉语离合词现象研究 [Chinese splittable com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seline/elaboration model]。《外国语》第2期,72-83页。
- 任海波、王刚,2005,基于语料库的现代汉语离合词形式分析 [The analysis of split word in modern Chinese based on the large-scale corpus]。《语言科学》第6期,75-87页。
- 施春宏,2019,句式意义分析的观念、路径和原则——以“把”字句为例 [Analysis of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of construction: Ideas, approaches and principles]。《汉语学报》第1期,15-30页。

- 王海峰, 2008, 现代汉语离合词离析形式功能研究 [The study on separable words' separated form function of Mandarin Chinese]。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黎, 2005, 关于构式和词语的多功能性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dynamics of the words and phrases]。《外国语》第 4 期, 2-5 页。
- 王力, 1944, 《中国语法理论》[*Chinese Grammar Theory*]。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下册)》[*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Vol. III.]。北京: 中华书局。
- 王世龙, 2020, 名词融合角度下汉语离合词的生成语法研究 [The generative study of Chinese separable wor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un incorporation]。《语言教育》第 2 期, 73-78 页。
- 温锁林, 2022, 走出离合词现象的迷局——从准定语与准名词现象入手 [The way out of the maze of the split-words: Starting with the quasi-attributives and quasi-nouns]。《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 53-65 页。
- 叶狂、潘海华, 2018, 离合词的句法本质再探——对袁毓林(2018)等质疑的回应 [Revisiting the syntax of separable words: A reply to Yuan (2018) and others]。《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605-615 页。
- 余维钦、戴为华, 1996, 离合词的特点及其辨认 [Characteristics of separable words and identification]。《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 4 期, 57-60 页。
- 袁毓林, 2018, 从形式转喻看离合词分开使用的句法性质 [Syntactic features of separable words used in separa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formal metonymy]。《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587-604 页。
- 张珊珊、江火, 2010, 离合词是词还是短语?——来自神经电生理学的证据 [An ERP approach on whether split words are words or phrases]。《语言科学》第 5 期, 486-498 页。
- 赵元任著, 吕叔湘译, 1979, 《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Lecture Notes on Grammar*]。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佳蕾、刘凤樾, 2020, 离合词与词法句法的分工——再议“同源宾语说” [Separable verb-object compounds in Chines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morphology and syntax: The analysis of cognate object revisited]。《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317-334 页。
- 庄晓彤, 2020, 现代汉语类离合词研究 [Study on the quasi-segregatory words of Mandarin Chinese]。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Huang, Shuanfan. 1998. Chinese as a headless language in compounding morphology. In Jerome L. Packard, ed.,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y, Phonology and the Lexicon in Modern and Ancient Chines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Pp.261-284.
- Packard, Jerome L. 2000.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7. The concepts of constructional mismatch and type-shif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ammaticaliz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8, 4: 523-557.

第一作者简介

孙傲, 男, 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兴趣为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
电子邮件: sunsaul@163.com

SUN Ao, male,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psycholinguistics.
E-mail: sunsaul@163.com

其他作者信息

袁毓林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 电子邮件: yuanyl@pku.edu.cn